

楔 子

暗夜，殺聲正隆。

凌亂的腳步聲伴隨著吆喝聲，教人不寧的聲響硬是將她從睡夢中擾醒。

她張眼，房裡沒點燈，帶著幽幽光芒的水眸望向窗外，正打算喚來丫鬟詢問時，門板卻突地被推開——

「……爹爹？」她奶聲奶氣地喊著。

來者隨即一把將她擁入懷裡，她可以感覺父親汗濕了衣襟，就連氣息都亂了，教她的心跳也跟著亂了。

「爹爹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小手緊揪著他的衣袖，心不住地顫跳著。

「官人，動作得快了，厲王爺派來的禁衛已經進後院了。」

她直瞪著隨後趕至的母親，話是聽見了，然而她卻不懂。

她年紀太小，雖然感覺不對勁，卻不知所以然，想問，爹娘卻不給她機會。

「臨兒，妳聽好了，一會爹爹和娘要將妳送到另一個地方去，妳要好好待著，永遠都別回來，知不知道？」男子鬆開了她，讓她在床上坐好。

「爹呢、娘呢？」她一手抓著爹，一手抓著娘急問著。

女子用力地抱了抱她，聽聞外頭尖銳的哀號，隨即鬆開了她，從衣櫥裡抓了衣裳給她套上。「官人，得快了，否則會來不及。」

她聽著，想再問，就被父親摀住了雙眼，低聲道：「臨兒，妳要好好活著。」

才要張口，感覺額頭像是被貫穿般，教她痛得哀叫，待她再張眼時，眼前是陌生的街衢，看不見頂端的高樓，耳邊是可怕的轟隆隆聲響，到處都閃動著人影，她驚懼地縮到暗處，一雙大眼不住地打量四周。

這是哪裡？她從小就在宮裡長大，沒出過宮……宮外就是這模樣嗎？爹娘呢？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

心裡有數不清的疑問，她抓緊了夾襯，身上彷彿還有爹娘的餘溫，卻不見最親近的兩人，不禁悲從中來。

她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……怎麼辦？怎麼辦？

淚水噙在眸底，她卻不敢哭，直到有陰影逼近，她戒備地抬眼，瞧見的是位長她幾歲的哥哥，然後，她聽見他道：「……妹妹，要不要跟大哥回家？」

家？她不知道家在哪裡，不知道要怎麼回家……

第 1 章

落入眼底的是湛藍的海水與一碧如洗的天空，她凝視著，希望大海與藍天能給予她更多的勇氣。

難得大哥為了慶祝她大學畢業，特地丟下二哥和三哥，獨自帶著她搭遊輪旅行，這絕好的時機，要是不拿來告白，簡直是糟蹋了這天時地利人和。

只是，她需要一點時間凝聚勇氣。

雖說她和哥哥們生活了十八年，但要在這當頭讓大哥明白，她從來就不只是想當他的妹妹而已，而且記得被領養前的所有事，這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她怕對大哥而言太衝擊，更怕大哥對她的好，真的只是兄妹之情而已。

畢竟，她雖然從獸醫系畢業了，但她的外貌看起來卻跟個國中生沒兩樣，彷彿身體已經停止生長，大哥帶著她遍尋名醫，卻始終找不到原因。

她不在意，只要不是疾病造成的好，但是大哥卻十分在意又擔憂，對她這個沒有半點血緣的妹妹，大哥真的是好到無話可說了。

根據大哥的說法，她是個走失的小孩，然而唯有她清楚，自己並非走失，她依稀記得自己是被父母送到這兒的，然而細節她根本說不清楚，橫豎最後，撿到她的大哥央求父母留下她成了關家的么女，從小就受盡三位兄長的疼愛，當然，最疼她的莫過於大哥了。

只要是她的要求，大哥沒有做不到的，在這種絲毫不求回報的疼愛裡，她要是沒動情才奇怪，尤其打一開始她就知道他倆之間沒有半點血緣。

就不知道大哥他……

「子悅。」

一聽見喚聲，她心頭狠顫了下，不斷地深呼吸，穩住了心跳後，才粲笑回頭，朝他揮著手，喊道：「大哥，這裡！」

她必須要相信自己，大哥對她絕對不只是一般的兄妹之情，只因這一年的大哥比往常還要黏著她，幾乎是她上了哪，他必定都跟隨在旁，甚至還很刻意地將其他兩個哥哥支開。

所以，大哥對她，至少是有那麼丁點曖昧，絕對不是她會錯意，對不？

「子悅，別那麼靠近船舷。」

「唉唷，又不會有浪打上來，把我捲進海裡。」她好笑道。

話才說完，船身突地搖晃了下，她還沒來得及站穩，海浪竟然打上甲板，在她來不及反應時，已經將她捲進海裡。

「子悅！」

隱約之間，她瞧見大哥朝自己奔來，然而她一落入海中便瞬間失去意識。

男子毫不猶豫地躍入海裡，雙眼在海裡搜尋著她的身影，直到氣息不足才浮出水面，深吸口氣，再次潛入……

平靜的溪水潺潺向東流，在天色未明之際，溪水難測深度，然就見一抹纖柔的身影從溪底浮出，緩緩地看向左右，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。

怎會這樣？

她不過是被浪捲進海裡，為什麼醒來卻換了個地方？不管她再怎麼沉入溪底，就是回不去原本屬於她的地方。

是因為她想對大哥表白嗎？

逕自想得出神，直到岸邊傳來狐狸細微的吱吱聲，才教她防備地朝岸邊望去。

今兒個的霧濃，加上天色未亮，她看不出是否有人靠近，只能朝岸邊游去，問著岸邊的小狐狸，「小吉，有人來了？」

回應她的依舊是吱吱聲，她忖了下，決定先待在溪裡，要真有人靠近，她可以沉

進溪裡，甚或游遠一點再折回。

就在她等待時，還真教她瞧見了有抹人影接近，正打算要沉進溪底，卻瞥見了熟悉的面容，教她欣喜若狂地喊道：「大哥！」

原來大哥也來了！

她壓根沒細想就上岸，豈料那男人一見她，卻頭也不回地跑了。

「大哥！是我，是我啊！」見他跑得極快，她不禁拉開喉嚨喊著，豈料對方卻跑得更快，不過是眨眼間就已不見蹤影。「大哥……」

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為什麼大哥一見她就跑了？

還是……她認錯人了？可是那張臉明明跟大哥一樣。

岸邊的小狐狸像是聽見什麼聲響，在她腳邊吱吱叫了聲。

她回神，壓根不管貼身衣物早就濕透，拿起衣裳便隨意套上，正隨意地擰著髮時，已有人小聲詢問：「是關姊姊嗎？」

「黃麗，是我。」她應了聲，朝聲音來源走去。「黃麗，我有事，咱們一會再說。」話落，她一把撈起小狐狸便朝剛才那男人離開的方向跑去。

「關姊姊，不成啦，妳……頭髮還濕著呢。」黃麗扯開嬌軟的嗓音喚著，卻已不見她的身影。

黃麗神色無奈。算了，反正關姊姊和一般姑娘家就不同，倒不難親近，只是舉止有些……驚世駭俗。

關子悅壓根不管黃麗如何看待自己，她只想找到大哥，想確定到底是不是只有自己來到這個世界。

然而，跑了一段路，眼看著快要離開山腳，依舊瞧不見他的身影，抱在手上的小狐狸不住地輕蹭著她的臉，像是安慰她似的。

「你聞不到味道了嗎？」她狀似喃喃自語著，好一會才頹喪地放下小狐狸。「小吉，回山裡去吧。」

雖說很想借助牠的力量，然而基於鎮上的百姓對山裡的動物只想拆吃入腹的前提下，她只能選擇放牠回去。

小狐狸彷彿聽得懂她的話，眨了眨眼後便回頭跑進山裡。

看著薄霧籠罩的山腳下，關子悅抿緊了嘴，將失落和思念全都嚥進肚子裡，朝山腳下的一幢小屋而去。

平川鎮是疏郢城最南邊的一座小鎮，沒有特殊的農作和礦產，居民生活苦哈哈，然而，這個貧窮的小鎮在兩個月前出現了奇蹟般的轉變。

原因在於兩個月前發生的山崩，這事應證了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的道理。

話說，平川鎮發生山崩之前，適巧有一黃姓人家來到平川鎮，在山崩前一日，預言即將發生山崩，拚命勸說住在山腳下的幾戶人家，最終的結果是，相信的人活了，不信的人被埋在岩石底下了。

然而，一場山崩又怎能改變平川鎮窮苦的生活？

話說山崩之後，縣太爺特地前來賑災，卻意外發現山崩落下的石頭竟有璞玉，找了尋脈人入山之後，才知道原來山腰有礦脈，這下子不得了了，縣太爺立時上稟朝廷，朝廷派了礦官前來，這一開採之後，平川鎮裡的男人們一夜之間全都有活忙，可養家糊口了。

因為初初開採的龐大礦脈，平川鎮突然熱鬧起來，別說疏郢城，就連京城都來了貴客，一個個都想搶得商機，這商旅一票票的來，讓平川鎮的客棧酒樓幾乎無空房，甚至有富賈已經看中了平川鎮，準備大興土木，大撈一筆。

「……止戈，你可以說慢一點，別把口水噴在我臉上。」男人優雅地掏出方巾拭臉，一雙燦若星子的黑眸噙著教人頭皮發麻的冷笑。

「爺，小的只是想跟爺解釋，為何只能暫宿在這鄉野小屋裡。」止戈一張忠厚老實臉緩緩地垂下。

「知道，橫豎有個地方能歇腳就已是極好，我會因此而罰你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但是也不會讓他日子好過，可以預見將來的幾天都能聽爺藉此事數落他幾回。

爺向來講究乾淨，身上沾不得塵，昨兒個他親眼目睹爺整晚無法入睡，才會在天未亮時就到外頭走動，弔詭的是，爺回來時，臉色忽青忽白，問了什麼也不說。

「要你去打聽那姓黃的一家子落腳何處，可有眉目？」

「爺，那黃姓一家子在平川鎮這兒儼然被視作神祇般呢，昨兒個我隨意問了屋主，屋主便崇敬地將山崩前後的事給說分明了，這簡直是太不可思議，他怎能如此神機妙算，不會真是神人來著吧？」

男人懶懶抬眼，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硬是逼得止戈摀住嘴。

「止戈。」男人用無比溫柔的口吻道：「我問的是他們落腳何處，那些神蹟咱們昨兒個來時就聽了不少，真的不用你再特地為我覆誦一次，我還年輕，聽過一遍就能記一輩子了，你這般不記事，被人發現了，人家會笑我的。」

止戈輕咳了兩聲，立刻導進正題。「……爺，這屋主說，那黃姓一家子是住在市集裡的屋子，聽說還是縣老太爺借他們的，白天他們會在市集裡擺攤，替人卜算。」要趕忙將剛得知的第一手消息告知，省得爺又消遣他。

「那就走吧。」去見見那一家子。

「爺要搭馬車嗎？」

「不如雇頂軟轎，你覺得如何？」男人溫柔的笑容裡藏著一抹戾氣。

他看起來柔弱到連幾步路都走不了嗎？別再讓他丟臉了。

「好啊好啊，就說爺今兒個的氣色不好，昨晚忽青忽白的，想先拿個麒麟丸給爺頂一下，可偏偏爺又說不用，可我覺得——」

「走不走？」他懶聲打斷他未竟的話。

別再跟他提先前的事，實是他看到可怕的東西……如果可以，他這輩子都不想再瞧見！

「……走。」

止戈默默地跟在他身後。借宿的小屋離市集頗近，半刻鐘就走得到，而平川鎮的

市集就位在小鎮中心，真要繞上一圈的話，走馬看花兩刻鐘內就能走完。然而，才剛踏進市集的邊緣，遠遠的，他便瞧見有一波黑鴉鴉的人潮，像是圍繞著什麼。

「爺，肯定是那裡了。」止戈指著遠遠那波人潮。

男人輕點著頭，徐步走著，走近人潮，虧他個兒高，不用靠太近，也能瞧見裡頭被圍繞的人……

「馮玆？」他脫口道。

那名叫馮玆的男人緩緩抬眼，眸色清冷地鎖定他，喊了聲，「馮玉。」

他這一喊，身旁的縣太爺瞧了眼便趕忙問：「馮二爺，這位是——」

「城東的馮當家。」馮玆一貫清冷地道。

本要站起身的縣太爺聽完，隨即又穩穩地坐在位子上，朝馮玉微頷首，姿態之間的差別猶如雲泥之別。

雖說他待在這貧窮小鎮多年，可好歹原本就是京城人氏，對於這城東馮家和城西馮家早有所聞。

話說皇商馮家早已有百年歷史，然而約莫在六十年前，馮家分裂成城東馮家和城西馮家。

聽說，當時的馮家是一對雙生子當家作主，可雙生子中的大哥執意娶個身分卑微的女子，族中耆老不允，於是決定分宗立堂，放棄了皇商之位，轉而經營起糧行生意。

雖說三代過去了，城東馮家也將糧行經營得有聲有色，分行遍佈北糧道，要問起糧行的話，南糧道首推昆陽城管家，而北糧道自然就是城東馮家了，但不管怎麼說也比不過皇商尊貴呀。

方才他會急著問，實是因為這兩人乍看之下太過相似，教他以為來者也是皇商族人。

如今想想也對，好歹是同出一脈的，尤其兩人的祖父是雙生子，兩人長得相似倒也不足為奇了。

馮玉噙笑作揖，沒將縣太爺的差別待遇看在眼裡，畢竟身為皇商的馮玆來到這貧窮小鎮，縣太爺作東迎接也算是剛好而已，只是他沒想到馮玆竟然和他目標一致，這就有點麻煩了。

思索著，目光落在坐在馮玆身旁的男人，教他不禁蹙起濃眉。

不會是這個傢伙吧……他橫看豎看都不覺得這個男人會是能預知吉凶的仙人，要說是個招搖撞騙的神棍，他還比較願意相信。

可偏偏這平川鎮的人都說，確實是他預測山崩發生的時間……

「話說就在前一天的晚上，我突然聽見了異樣的聲音，心頭突然不寧了起來，於是便拿起了卜器占卜，結果這一卜啊——」

「不是說前一天下午聽見異樣的聲音？」馮玉突地打岔。

黃天茂看了他一眼，不禁又看了身側的馮玆，心裡有被打斷的不快，可也深知和氣生財的道理，於是便道：「這何時聽見的不重要，而是打從我來到平川鎮時，

就覺得這個鎮教我莫名其妙，於是我才會在這兒多待了個幾天，後來才明白老天是要我留在這兒救平川鎮的百姓。」

「所以，道長是領著天命而來，壓根不需要卜算之能了。」馮玉噙著笑意說，不帶絲毫的嘲諷譏刺。

可偏偏站在他身後的止戈聽出他家主子要使壞了，不禁急得想阻止。

那可是仙人啊，要真得罪了，可怎麼好？

「這位爺兒，卜算是在下家傳之術，那老天警告的聲音可不是隨時都能聽得見，可我這卜算，是隨時隨地都能測，而且準確無比。」

「那麼……替我測測死期吧。」馮玉笑得壞心眼。

馮玗看了他一眼，唇角浮現若有似無的笑意。

黃天茂愣了下，哪有人測死期的……

「這位爺兒真是說笑了，一般而言卜算能算的大抵只有一兩年內的事，畢竟這世道瞬息萬變，念一轉命就跟著轉，誰有本事一次卜算就能將人命給算到底？況且，瞧爺兒這面貌，必定是福壽綿延，這時候測還太早。」

「是嗎？」神棍。浪費他的時間，虧他千里迢迢跑來這窮鄉僻壤。

馮玉噙笑朝馮玗微頷首，打算逛逛市集便回小屋，然而馮玗在黃天茂耳邊說了聲，隨即起身走向他。

「要回京了？」馮玗低聲問著。

「也差不多該回去了。」

「你就這麼確定他不是你要找的人？」

馮玉笑睇著他。「馮玗，別跟我說你壓根沒起疑，要不然我會擔心你們城西馮家還能扛多久的皇商招牌。」說真的，城西馮家這些年不怎麼安寧呀，打從馮玗的爹死後，馮玗的皇商位置就坐得不是挺安穩的，採買老是丟東落西的，到底是他家裡頭有人扯後腿，還是老天整他，這就不得而知了，橫豎不關他的事。

馮玗似笑非笑地與他對視，看在止戈眼裡，只覺得他們儼然像是鏡裡鏡外的兩個人，要不是眉宇間的氣質不同，走在路上肯定會教人以為兩人是雙生子。

「馮玉，你搶不走的。」半晌，馮玗才淡聲道。

「是嗎？」馮玉笑瞇俊魅的黑眸，瞧一個小姑娘從人群裡擠到馮玗身後，以眼示意著。

馮玗微回頭，見是黃麗，垂睫掩去不耐。「黃姑娘有事？」

馮玉沒興趣聽他倆說什麼，朝止戈勾了勾手指，便逕自往前走去。

「爺，咱們真的要回京了？」止戈低聲問。

「當然還沒。」

「可是爺不是不信那位術士？」

馮玉幾不可察地嘆口氣，無比憐憫的望他。「止戈，我到底該怎麼教你，才能讓你這腦袋好一些？不聰明到這種地步，我都不忍心傷你了。」

你已經傷我很深了……「明明是爺不信，明明是爺說差不多要回去的……」

「你認為我會在馮玗面前說實話嗎？」唉，這孩子讓他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教了，

孔老夫子說的因材施教，真的好難。

止戈輕呀了聲，明白了，「那麼咱們留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平川鎮的土壤不適栽種，這兒種不了稻和青稞，頂多就是些黍米，可這些黍米別說上品，就連中品都談不上，根本入不了爺那刁鑽又講究的眼，絕不可能和當地米商做買賣。

馮玉無力地嘆了口氣。「止戈，你知道我為什麼身體不好嗎？」

「不是因為鳳爺……」

馮玉拿起折扇往他頭上一敲。「全都是被你氣的！不冀望你舉一反三，可你不能事事問我，你好歹也要動動腦子想想，哪怕術士是假，可有人預言山崩是真，咱們現在就是要找出躲在暗處、真有本事的人，懂不。」

止戈撫著被打紅的額，皺緊濃眉，道：「那就得要找人問問黃家人是何時到平川鎮，平時往來接觸的有誰了。」

馮玉吁了口氣，慶幸爛泥偶爾也能塗上牆。「既然知道了，趁着馮珏現在被纏著，趕緊暗地裡去查。」

樹大招風，馮珏頂著皇商的招牌而來，任誰都想跟他攀上關係，哪怕他和他目標一致，但他就是比他多了點空閒好辦事。

「爺，那咱們先到那黃姓一家子落腳處附近問問好了。」

「走。」

「還有一位關姑娘？」

來到縣太爺借給黃家人住宿的屋子附近，馮玉一開口便從鄰居嘴裡打探出個消息。

「是啊，那位關姑娘是個小姑娘，看起來像是才及笄而已，可黃家的女兒卻都喊她姊姊呢。」

「那位關姑娘是和黃家人一道來平川鎮的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這回答可教馮玉滿意地笑瞇眼，朝那老丈再問：「所以關姑娘是平川鎮人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

「那麼，她是何身分？」

「那位關姑娘的來歷嘛……」那老丈人沉吟著，餘光像是瞥見了誰，忙喊道：「方家大娘。」

馮玉側眼望去，就見位年近半百的大娘，老丈人向前跟她攀談了幾句，她便看向了馮玉。

「這位爺找關姑娘有何事？」方大娘略帶防備地問著。

「就幾句話想問她。」馮玉釋出飽含善意的笑。

他知道，哪怕是窮鄉僻壤，這男女之防還是有的，總不好唐突小姑娘。

「不知道是想問她什麼？」

馮玉嚙著無害的笑，說詞信手拈來。「是這樣的，前些日子我家妹子走失了，家裡人擔心著，差人打聽著，輾轉得知她似乎是流落到平川鎮這兒，我正急著確認關姑娘是不是我家妹子。」

跟在身後的止戈瞬間瞪大眼。馮家何時有了千金了？要知道馮家的子嗣向來不豐，千金他是聽都不曾聽過。

「啊……莫非你就是關姑娘的大哥？」方大娘聞言，喜出望外地道。

馮玉聽著，心思轉得極快，接著道：「那肯定是她了，差人通報一聲，見過面就知曉了。」說著，望向屋子大門，決定先敲門再說。

不管怎樣，只要能碰著面談過話，他就能知曉這位關姑娘到底是不是真正預言山崩之人。

「這位爺，關姑娘這時分大抵都待在山裡。」方大娘卸下心防趕緊道。

「她不是和黃家人住在一起嗎？」他詫異道。

「是啊，但大部分時間，她都待在山上，在黃家人到平川之前，她是住在山腳下的一幢茅屋，那是我兒子的獵屋。」

「莫非是大娘救了我家妹子？」

「不，是我媳婦在溪邊洗衣時把她撈上岸的，聽說她一直想回家，想找她大哥。」方大娘托著腮說。「那姑娘性情好，小姑娘一個，看似出身不錯，也不嬌氣，就是古怪了點，喜歡往山裡跑，要不就是泡在溪裡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她怎會跟黃家人住在一起？」

「這也不曉得，不過我那媳婦總說那關姑娘是個福星，我兒子有筆買賣正猶豫要不要接，她開了金口，我兒子下定了決心去做，結果狠賺了一筆；隔壁的老蔡本來要上山打獵的，卻被她死活擋了下來，後來才知道還好沒上山，要不肯定被滾石砸死，後來……這些奇聞還多得呢，對了，山崩之前，她也跟我媳婦說過山會崩，要山腳下的村民先離開，可惜沒人相信，後來想想那些事肯定是那位黃術士跟她提起過。」

「是嗎？」馮玉拖長了尾音，笑意漸濃。「不管怎樣，先謝過方大娘，一會待我上山確認她真是我家妹子後，必有重賞。」

「那……我帶爺去吧。」一聽到重賞，方大娘二話不說想帶路。

「不用了，我自個兒去便成，要真是我家妹子，她必定欣喜若狂。」謝過了方大娘和老丈人，馮玉立刻朝太山的方向而去。

「爺，你這是信口開河啊，咱們馮家哪裡有千金了？要是被人拆穿……」

「那就說是找錯人不就得了？」馮玉沒好氣地打斷他叨叨絮絮的話。

要是凡事都照規矩，日子怎麼過？

「所以爺真要上山？」

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」

「爺也知道山上有虎，還不只虎呢，有毛的動物要多少有多少。」

馮玉緩緩停住腳步，側眼睨去的神情說有多冷就有多冷。

「提醒一聲而已。」止戈可憐兮兮地垂下眼。

「我還需要你提醒？」他還沒忘記他一大早天未亮就在溪邊看見了一隻小狐狸！可又能如何？他已經沒有時間了。

可巧的是，才剛來到太山山腳下，竟然又與馮玗碰了頭。

「欸，怎麼縣太爺捨得放你走了，馮玗？」馮玉噙笑向前。

馮玗不答反問：「不是說要回京了？」

「是呀，不過聽說太山上有玉礦，心想既然都已經來到平川鎮了，自然會想上太山走走。」

「真巧，和我打的是一樣的主意。」

「是嗎？」確實是打一樣的主意，然而想一探究竟的不是玉礦，而是個人。唉，那個縣太爺真是不濟事，就連拖住馮玗的腳步都不成。

馮玗必定是看出端倪之後，旁敲側擊地問出個大概，才會甩開那票人直往太山這頭而來……這得要瞧瞧誰的運氣比較好了，畢竟太山說小不小，說大不大，加上先前山崩，路況不明，就看誰先找到那位小姑娘了。

馮玉當先走去，馮玗緊追上來，同時低聲攀談。

「年初多謝你幫我調了一批青稞。」

馮玉瞅他一眼。「不用謝，橫豎也沒少賺你一筆。」他是糧商嘛，想調什麼糧，找他便是。

雖說京城兩家馮姓互不往來幾十年，但這一代既是他當家作主，他就沒打算和另一家撕破臉。做生意嘛，和氣生財，沒道理將送到面前的銀兩推開。

「你的氣色不怎麼好。」馮玗突道。

馮玉收回目光，似笑非笑地道：「生意忙，睡得少，氣色自然不好。」說真的，他的氣色好不好，和馮玗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「怎麼才走一段路，似乎有些上氣不接下氣？」

「我才想說，怎麼才走一段路，你就有些沉不住氣？」他所認識的馮玗，向來就不是個多話的，今天倒是話多得有點擾人。

說來也巧，他倆是同年同月生，他比馮玗長了三日。當他還小時，曾經與父親一道赴宴，宴上湊巧與城西馮家的人碰了頭，而那時馮玗也在場，猶記得他和馮玗站在一塊時，引來不少注目，不知情的人還誤以為他們是雙生子。

從此以後，城東的馮玉和城西的馮玗常被拿來作比較，不管是讀書習字乃至於經商，總有人在後頭品頭論足。

說來好笑，他們馮家的事，哪由得他們說嘴？

至少，他是不討厭馮玗的，他厭惡的是冠上了皇商之名的馮玗。

「是想給你一點退路。」

馮玉聞言，笑得極邪。「我向來就沒有退路，要是辦不成，就是保持原樣，但你就不同了，馮玗。」

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，就是代替馮家背後的主子鳳巡找到他想找的人。

鳳巡又是何許人也？他是指引馮家發家，繼而讓馮家成為皇商的狠角色，聽說他

能操控人心又能殺人於無形。

鳳巡之所以願意幫助馮家發家，就是要馮家擁有人脈錢脈，讓世世代代子孫幫他尋找欲尋之人。

換言之，鳳巡掌握著馮家的生殺大權，而這一代城西馮家開始不穩了，必定是急了，想要趕緊找著人，好穩固皇商的位置。

馮玗看向他，覺得有如在照鏡子。「就算是你先找到，也不代表皇商這位置會落到你城東馮家手中。」

「天曉得呢？」討了鳳巡歡心，就有機會嘛。

他看不上皇商這個位置，但是這是父親臨終前一再囑託的，他就算再不願意，也得想法子在他這一代找到人，繼而坐在皇商的位置上。

不管要他付出什麼代價，他一定要得到。

「當年既然都已經放手了，為何事到如今還要爭？」

馮玉笑得無奈。「放手的不是我，要爭的也不是我，一切都由不得我。」

「和平相處不好嗎？」

馮玉低低笑著。「別端張冷臉嚇人，我向來就不是被嚇大的。」馮玗的和平相處到底是什麼意思，是指三天兩頭找麻煩，還是背後使暗箭？要是哪天撕破臉了，不就準備大開殺戒了？

當然，他也很清楚，那些事絕非馮玗的主意，但是身為當家卻治下不嚴，他也難辭其咎。

「既是如此——」

「大哥！」

一把嬌軟的少女嗓音打斷馮玗未竟的話，兩人有志一同地朝聲音來處望去，就見一個小姑娘站在不遠處的大石上。

馮玉突地想起他在溪邊似乎也聽過這嗓音，同樣喚著大哥，原以為是喚著溪邊的其他人，可如今看來……怎麼那雙大眼像是直瞅著自己，熠熠生光，無聲地訴盡欣喜。

她識得他？不對……那眼神像是尋到了找尋已久的親人。

「大哥！」關子悅放聲喊著，笑得眉眼彎彎，跳下了大石，直朝他而來。

馮玉愣在當場，眼見她被盤踞的樹根絆了下，他不假思索地向前，然而馮玗的動作比他還快，已經將她一把撈進懷裡。

然而，她卻只是對馮玗謝了聲，在他走近時整個人撲進他懷裡，教他被撲倒在地。

「大哥，終於找到你了！」喜悅的嗓音瞬間溶入濃濃鼻音，少女再抬眼時，眸底滿是閃動的淚水。「大哥，你早上明明在溪邊，我都叫你了，你為什麼還跑？」

馮玉瞅著她帶著幾分刁蠻的撒嬌模樣，被她臉上生動而鮮活的表情吸引住。

「大哥？」關子悅等了半晌，不見他有所反應，不禁輕揪著他的手。「大哥，我沒有生氣，我只是急著想找你而已。」

馮玉回過神，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應對。

聽她這說法，意味著在溪邊聽見的喚聲確實是她的，他很肯定她認錯人了，但比

較耐人尋味的是，他和馮玗乍看這般相似，怎麼這聲大哥卻是如此篤定地對著他喊？

「馮玉，你何時有妹子，怎麼不曾聽說過？」馮玗在旁淡聲問著。

「呃……」他也想知道。

「馮玉？」關子悅聞言，吶吶地道。

「正是在下，不知道如何稱呼姑娘？」馮玉雙手很規矩地按在潮濕的地面上，不敢碰觸她半分，「姑娘能否先起身？」

他這輩子不打算娶妻，不打算任人壞了清白硬是賴上自己。

「你不是大哥？」關子悅飛快地從他身上坐起，一雙燦亮杏眼不住地打量著他，像是要確認什麼。

「在下沒有妹妹。」應該說，馮家女兒一直很短缺。

是說這天底下也真是無奇不有，居然又有一個和他相似的人，被個姑娘家叫大哥，感覺倒也不錯……忖著，他驀地想起方大娘說的話。

難道，她就是跟黃家人在一起的關姑娘？

第2章

關子悅眼眸眨也不眨地注視著他，不管橫看豎看，都肯定他就是她的大哥關振宣，可偏偏另一個長得跟大哥很像的人卻是喊他馮玉……就算皮相再像，也不可能連靈魂都像吧！

馮玉不著痕跡地打量著她，哪怕尚未親口應證，但他幾乎篤定她就是關姑娘。

「姑娘，別待在地上，地上的土潮濕著。」他徐徐起身，壓根沒打算拉她一把，垂眼看著沾滿沙土的雙手，止戈立刻俐落地向前，掏出手巾替他仔仔細細地擦乾淨。

這一幕，並沒什麼特別的，要是無人在場，他會誇止戈難得心細如髮，只是當有外人在場時——

「好了，不就是點塵土。」馮玉不甚在意地擺了擺手，可微抬眼，就見馮玗那似笑非笑的神情，而她則是一臉若有所思。

馮玉暗想，回頭，他必須再一次好好地教導止戈，讓他明白何謂最佳的時機。

「止戈還是那麼懂得照顧你。」馮玗話意有意地道。

「跟在我身邊這麼久了，要是連這丁點眼力都沒有，我可難過了。」馮玉笑瞇眼道，餘光瞥見關子悅不住地盯著自己，目光之灼熱，教他有些招架不住。

沒有姑娘家會如此看一個男人的，哪怕他心知她只是想確認自己是不是她的大哥，但這目光也太露骨了一點。

馮玉正思索著要如何委婉告知關子悅時，關子悅卻突地蹲下身，輕撢著他靴頭上的塵土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道：「公子是個講究乾淨的人吧。」其實用白話一點的說法就是指他有潔癖……跟她大哥一樣。

她的腦袋終於理出一點頭緒了，明明就是大哥，他卻說不是；她不會看錯，而他也沒撒謊，那麼唯一能夠解釋的就是——他是大哥的前世。

「這是誰都講究的。」馮玉想將她拉起卻覺得不妥，可放任她撢靴頭又覺得古怪。

「姑娘這時分怎會在山上呢？」

將靴頭上的塵土拍得差不多，她隨即拍拍手起身，「之前山崩時，山裡有些小獸受傷，所以我只要得閒就會上山瞧瞧。」人間是處處有溫情，但是她不習慣被別人用同情的眼光打量，只有山裡的小動物們壓根沒有外在的包袱，沒有什麼同情不同情，和牠們相處，她還比較自在一點。

「姑娘真是悲天憫人。」馮玉輕笑著，可是笑意很明顯地虛了。「不過我瞧天色已經不早，這山裡前陣子才山崩，這幾日又下了雨，說不準什麼時候又要塌了，還是別在山裡待太久。」

走吧，到山腳下他們再好好地聊，他壓根不習慣站在山裡與人交談，天曉得一個不小心會跑出什麼有毛的東西！

「不會，至少今年不會再塌了。」她不假思索地道。

話出，馮玉和馮玗同時瞪著她，安靜好一會還是馮玉先開口，「姑娘何以如此認為？」

關子悅笑瞇眼，道：「我只是如此希望著。」

馮玉微攏眉頭，覺得她這神情像是在哪見過，但不可能，他要是見過她，斷不可能將她忘了的。

「那就先下山吧。」他往後一指，腳步一移踩到旁邊的小石頭，他身形一歪，要不是止戈動作夠快，恐怕他這下子跌得可重了。

「大哥，你不要緊吧！」關子悅急著想脫下他的靴子。

「姑娘，不礙事，只是小小拐了下。」馮玉趕忙阻止。

止戈搶了先，查看了下傷勢，見傷勢不重才吁了口氣。

「大哥，要不你先隨我回家處理傷勢好了。」關子悅提議著。

他要是肯答應，那麼她就多了點親近他的時間，也許她就會更明白為何命運為她做這些安排。

「也好。」馮玉不假思索地應了聲。

正苦無機會接近她，才使了苦肉計，他拐得挺像一回事的，應該沒教她看出端倪……

他正想著，餘光就見雙手環胸的馮玗一臉不以為然。

不以為然又如何？兵不厭詐！

「走吧。」關子悅想攬起他，他卻抓住身旁的止戈站起身。

「對了，姑娘要怎麼稱呼？」馮玉將大半的重量都靠在止戈肩上，估計待會下山時他可以走得更輕鬆。

「我姓關，名子悅，你可以叫我子悅就好。」關子悅話落，馮玉和止戈不禁盯著她瞧，瞧到她不禁問：「有問題嗎？」

「沒問題。」馮玉噙著淺淡笑意。「只是你的名剛好合了我的字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她的名字是大哥取的耶……還真巧。

一到黃家人暫宿的屋前，眼見馮玗跟著要踏進屋，馮玉不由頓了下腳步，那淡淡噙笑的眼神，像是無聲問著：你這是在做什麼？

「大哥受傷了，我跟著好照料。」馮玗神情淡然地道。

聞言，止戈險些瞪凸了眼，馮玉則輕撫著胸口，吁了口氣道：「還好早膳用得不多，要不這會兒可要吐得難受了。」

這聲大哥他敢說，他還不敢聽，他底下已經有兩個夠教人頭疼的弟弟，犯不著再添他一個。

「既然用得不多，一會就麻煩關姑娘差人備點膳食給我大哥。」馮玗沒將他的嘲諷聽在耳裡，逕自對著關子悅囑咐著。

「你們兩個是兄弟？」關子悅詫異的問。

她那語氣教在場三個男人都不禁皺起了眉。

通常只要有長眼的，初見時都會將兩人視為雙生子，更遑論是兄弟，而她如此懷疑，實在奇怪。

「關姑娘，你不覺得我倆挺像的？」馮玉忍不住問。

「所以你們真的是兄弟？」她眉頭都不自覺地皺緊了。

「不是。」都已經分宗立堂了，自然已經不屬同一家。

「對呀，就說不像嘛。」

馮玉聞言，不禁微揚起濃眉，對於她肯定的說法感到古怪，卻莫名又有那麼一丁點的……愉快。

因為她神情很認真，是打從內心認為他倆不像。

真是個有趣的姑娘。

「進來吧，我讓人準備膳食招待。」關子悅逕自進了屋，隨即有小廝和丫鬟迎向前來，便見她稍稍解說了下，小廝和丫鬟隨即各自忙活去了。

「往這邊走吧。」

馮玉微頷首，瞧她和下人交談還頗有架勢，彷彿很習慣，意味著她尚未流落到平川鎮之前，家中至少是有奴僕的，就算不是富商之流，肯定也是小富之家。

而她到底是不是鳳巡要找的人，只要再多給他一點時間探探，相信很快就能確定。

「欸……兩位馮爺。」

後頭突地傳來喚聲，馮玉作作樣子回頭，瞧見縣太爺的雙眼是盯在馮玗臉上的，心中一笑，這樣很好，剛好可以把這傢伙支開。

「人家找你了，去吧。」少在他面前礙眼了。

「你也一道吧。」

「得了，人家要攀的是你，我湊什麼熱鬧？況且我腳疼得很。」馮玉催促止戈趕緊攏著他繼續往前走。

馮玗眸色森冷地瞧了縣太爺一眼，回頭要跟上馮玉的腳步，豈料——

「馮爺，你怎會在這兒？」

黃麗嗓音如黃鶯出谷，下一刻人已經來到他面前，硬是擋住了他的去路。

「黃麗，他們是我帶回來的客人，妳幫我招呼一下吧。」關子悅輕聲說著。

黃麗聞言，訝異的道：「馮爺怎會和關姑娘走在一起的？」

面對黃麗的問話，馮玗冷著臉不發一語。一個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姑娘，他連攀談的意願都沒有。

「馮爺，裡頭請、裡頭請，小的必定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想問什麼找小的便是。」黃天茂跟在後頭冒出來，拉著縣太爺硬是將馮玗請進廳裡。

馮玗無聲咂著嘴。該問的都已經問完了，跟這種招搖撞騙的江湖術士還有什麼好說的？簡直是浪費他的時間，可偏偏關子悅就住在這兒……罷了，就不信馮玉能搶先問出什麼名堂。

「腳還疼嗎？要不要請個大夫過府看看？」領著馮玉和止戈進屋，關子悅雙眼直盯著他的腳。

「不用了，不過是稍微拐到而已，歇個幾天應該就無礙了。」馮玉噙笑以對，絕不會在她面前脫靴，好讓她瞧見他安然無恙的腳。

是說……他原是推測她至少會是富家千金，但一個富家千金會如此不避嫌嗎？還是說，因為他實在是長得太像她大哥，教她完全忘了要避嫌？

「真不會落下什麼病根？」

「放心吧，不過是拐到腳而已，能落下什麼病根？」瞧她擔憂不已的神情，他不禁想，她和她大哥肯定感情極深，那眸底眉梢的憂愁濃得都快要化不開了。「倒是關姑娘何不說說是如何和令兄走散，戶籍在哪，好讓在下幫妳尋找，又或者可以送妳回家鄉。」

一會要探她底子，先幫她個忙，他才不至於感到心虛。

關子悅神色有些不自在地回頭抓了把椅子坐下。「離得太遠了，你是幫不了我的。」她有預感，她是絕對回不去了。

「能有多遠？王朝十三司十六州二十七府，從最南到最北，挑最難走的路，搭馬車頂多花一年半載，怎會有離太遠，幫不了的道理？」馮玉不以為然。

關子悅睇著他半晌，擠出苦澀的笑。「真的是太遠了。」遠到她不知道怎麼跟他解釋。

對她而言，眼前是很奇特的情況。他明明就是大哥，但在這時空他們是初識，他的記憶裡沒有她，一心想送她回家，壓根不知道唯有他在的地方才是家……唉，她要怎麼告訴他這些事？

馮玉打量著她，心裡卻感到說不出的違和感，是她主動親近自己的，可如今卻對自個兒的事隻字不提，未免太矛盾。

「那麼，關姑娘又是如何與令兄走散，又是打算如何找他？」馮玉噙著如沐春風的笑，拐了彎再問。

「呃……」為何他的問題都好難回答？

她被浪捲進海裡時，她瞧見大哥跑向她了，所以她才會抱著一絲希望，認為就算她莫名其妙來到這個時空，大哥也很可能因為她而到來，但如今看來，只有她掉

進了這個教她熟悉卻又有一絲陌生的世界。

她不懂為何自己會來到這裡，又或者更正確地說，為何挑在這個時機點上，把她送回來了。

因為她不屬於那個時空，所以終究不能留在那裡？

而眼前的大哥，是老天給她的彌補？

可是眼前的大哥不識得她啊，就算魂魄一樣，也沒有他們共處了十八年的記憶。馮玉笑臉依舊，濃眉卻微微揚起。又是個難言之隱？看來她雖將對其兄的感情投注在他身上，事實上，她待人卻是有防心的，也深諳寡言明哲保身的道理。

假設，她真是鳳巡欲尋找的樂家後人，那麼，她待人有防心算是天經地義。畢竟真正擁有異能的人，絕對不會像黃家人那般炫耀己身能力，壓根不懂韜光養晦的道理。

所以說，她是樂家後人的可能性是有的，只要他能確定山崩的預言是否出自她的口，他就能當機立斷帶她走或放她走。

「既然關姑娘難以啟齒，在下也不勉強，只是關姑娘一片赤忱，在下只是希望能略盡棉薄之力回報罷了。」

「大哥客氣了，那是我……」說到一半，她突地頓住。

唉，叫大哥嘛，人家又不識得自己，不叫大哥嘛，叫名字又教她不自在……她到底該怎麼做？

馮玉似笑非笑地瞅著她，突然靈光一閃。

對他有所隱瞞，無法開誠佈公，但卻又喚他大哥……也許她像她大哥的事是個切入口？

在心裡掂算完得失，他道：「關姑娘，不知在下是否有幸成為妳的大哥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不瞞妳說，我們馮家已經數代沒有女孩兒了，曾祖父只生了兩個兒子，祖父生了一個兒子就是我爹，而我只有兩個弟弟，每每聽見同儕裡府上有妹子的，咱們一個個都羨慕得跟什麼似的，妳要是能當我的義妹，那是再好不過了，而且要是他日帶著妳回鄉什麼的，有個身分才不會壞妳清白。」他這話說得壓根不假，他確實是想要個妹子，一個乖巧伶俐，不像家中那兩個蠢弟弟般的乖妹子。

但，想收她當義妹，自然是為了她的價值。

「你也有兩個弟弟？」她詫問。

「嗯，為何這麼問？」

「我大哥也有兩個弟弟。」這是不是太巧合了點？

「喔……可是我沒有妹子，妳要是成為我的妹子，那就完美了。」

「我不是我大哥的親生妹子，我是被他撿回家的。」

馮玉輕呀了聲，總算明白那股違和感從何而來。所以他們之間並非手足情深，而是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情感！

「你是不是對兩個弟弟也分外嚴格？」她笑問著。

馮玉直瞅著她的笑靨，半晌才回神道：「妳從何得知？」

「因為我大哥也一樣啊。」她逸出銀鈴般的笑聲。

瞧，就是有那麼多的共通點，她才會一眼就認定他是大哥。

沒有相同的靈魂，不會擁有相似的個性，只要再一點，如果連這一點都相似，那麼她接下來該思考的是，老天把她送回這裡，用意何在？而她，又該上哪去找爹娘。

凝睇她粲笑又瞬間落寞的神情，他道：「只要妳願意，我也可以當妳的大哥。」

然後，他徐徐揚開笑意，展露刻意的溫柔。

這種作法是小人了一點，但他實在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。

掌燈時分，由縣太爺作東，在屋子裡宴請馮玗和馮玉。

馮玉假藉腳傷而婉拒了美意，獨自在房裡用膳，黃天茂隨即應允待他傷好後再離開即可。

對馮玉來說，這消息挺不錯的，至於馮玗會不會厚著臉皮跟著住下，那就不是他能決定的，眼前教他比較在意的是一—

「關姑娘，雖然妳把頭轉過去了，但我還是可以感覺到妳在笑。」肩頭一聳一聳的忍得那麼辛苦，他都不忍心再看了。

「我沒有笑。」她用力地抿住笑意。

馮玉涼涼睨她一眼，不忍心告訴她，她抿緊了嘴也沒用，因為她那雙杏眼已經笑瞇如彎月了，是說，她到底在笑什麼？

忖著，他拿著手巾往唇角輕壓了兩下，眼角餘光瞥見她的肩頭又開始聳動。

是因為這個？他垂眼看著手上的手巾，不解這有什麼好笑的。

「爺，尋常人用膳時沒你這麼講究的。」止戈附在他耳邊小小聲地提醒著。

瞧瞧，吃了幾口，爺就擦了幾次，一頓飯下來爺的嘴巴怎麼都擦不破？

馮玉冷冷抬眼。「講究與她笑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呃……」總不能說太過講究顯得好笑吧。

「子悅，用膳了。」馮玉故意沉著聲道，卻見她突地止住了笑意，傻愣愣地瞅著自己。

很好，這樣的嗓音肯定是更接近她大哥的嗓音了，是不？

關子悅乖乖地坐在他面前，端碗用膳。

打量她端正的坐姿，拿筷子的動作，喝湯的習慣……驀地，他理解為何有時覺得她臉上的笑意萬分熟悉，只因那笑意，拿筷子的動作和喝湯的習慣，簡直和他如出一轍！

「爺，關姑娘是故意學你的？」止戈輕聲問著，懷疑等一下就會瞧見她同樣拿起手絹擦唇角，這是羞辱他的主子嗎？

「怎了？」像是察覺兩道目光射來，教她疑惑抬眼。

「沒事，妳筷子拿得真好。」馮玉直盯著她拿筷子的動作，那動作和尋常人不同，

那是他們馮家人獨樹一幟的拿法，筷子貼靠虎口，中指引導，無名指為托，且習慣拿在筷末處，方便夾食。

這種拿法在外頭幾乎看不見，到底是誰教她的？

「我大哥教的。」她輕笑了聲。

她也察覺了，他用膳的習慣真的跟大哥一模一樣，拿筷的動作就不提了，尤其是那每吃一口就得擦拭唇角的嚴重潔癖動作……說吧，就說他是故意惡整她，才裝作不是她大哥，天底下哪有長著同樣面孔又有同樣潔癖的人？害她看得都忍不住想笑了。

可想歸想，她心底很清楚他不是關振宣，只是她很確定關振宣的潔癖是從上輩子就有的。

馮玉攢著眉，懷疑她口中的「大哥」是城西馮家的人，許是外室子還是什麼的，要不怎會有馮家人的習慣和相似的容貌？當初老太爺會決定分宗立堂，就是因為城西馮家的老太爺太過風流，又自視非凡。

但想想他又覺得不對，要是城西馮家的人早已遇到樂家後人，又怎可能不直接帶到鳳巡面前邀功？

思索片刻，他道：「子悅，之前我聽一位大娘提及，妳是被她家媳婦從溪裡救起的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就因為她是在溪裡被撈起的，所以她常會潛入溪底尋找暗流，尋找是否有回家的路。雖然覺得可能性不高，但不試試她就是無法放棄。

「既然妳是被那位大娘的媳婦給救的，後來怎會跟黃家人住在一塊？妳和黃家人是遠親嗎？」

她咬著筷子，偏著頭打量著他。

通常大哥這麼迂迴問她話時，就意味著他懷疑什麼，正對著她旁敲側擊。可是，這有什麼好懷疑的？

她垂睫忖度，再驀地看向他，道：「嗯，我跟他們是遠親的關係。」

事實上，是因為她看出方家媳婦會遇上一些麻煩事，跟方家媳婦提起時，黃麗也正好來到溪邊，似乎聽見了，山崩之後，黃麗便帶著她的雙親前來，硬是將她給請到這兒作客。

這事沒什麼不能提的，但她還不想讓他知道她擁有看見他人禍福的能力，這事就連大哥都不知道，她本來打算在告白時，和她的身世一併告知的，可天曉得她卻跑到這兒來了，什麼都不用說了。

「……是嗎？」馮玉輕聲問著。

「嗯。」她用力地點著頭。

馮玉看向她的目光益發柔軟，笑意更濃。「對了，我說了要認妳當義妹，這事我得跟他們提才成。」

她撒謊就應證他的想法無誤，儘管他不清楚她為何而撒謊，但撒謊是為了掩蓋一段她不想解釋的過程，而這段過程極可能就是他想知道的真相，既是如此，他更不能放她走了。

「可是……我不想當你的義妹。」

「那麼，妳想當什麼？」

關子悅大眼眨也不眨的問：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怎麼她覺得他好像在利誘她、圖謀她什麼？大哥從不圖謀她什麼的。

「子悅，待我腳傷痊癒後，我就要回京了，妳……不想跟我走嗎？」

關子悅小嘴微張著，壓根沒想到這一回事。對呀，他又不是平川鎮的人，肯定是為了某事而來，事成之後，必定要回家的。

回京啊……她的爹娘都在京城，不知道還在不在……

馮玉瞧她似有動搖，正打算再下一城時，眼角餘光瞥見黃麗走到敞開的門邊輕聲喚著。「關姊姊。」

關子悅隨即起身，黃麗低聲不知道說了什麼後，關子悅便回頭道：「大哥，我回去就來。」

「我跟你說的事，妳好生琢磨，再告訴我妳的打算。」

關子悅點了點頭便跟著黃麗離開。

「爺，那位黃姑娘看起來明明就比關姑娘年紀大些，怎麼反倒是喚關姑娘姊姊？」止戈疑惑地問著。

「那不重要。」他現在只想著要怎麼讓關子悅心甘情願地跟他走。

假如她要的是情……他也給得起。

黃麗將關子悅找去，不外乎是為了馮家兩位爺的事。

黃天茂將她為何會遇到兩位馮爺的事給問個清楚，隨即眉開眼笑，「就知道關姑娘是個福星。」

話說當初，他之所以願意大膽地假借她的預言，讓山腳下的村民撤退，那是因為他四處打探了下，曾聽有人說她是個福星，凡是與她接觸過的，一個個都能趨吉避凶。

於是山崩之後，他便二話不說地將她迎進這屋子，就盼她這福星能永遠待在這兒，保他一世順遂富貴。

瞧，眼前不正是順得嚇人？先是迎來縣太爺，後又來了兩位馮爺，聽縣太爺說這兩人在京城都是叫得出名號的商賈呢。

要是那位皇商馮二爺真看得起他家閨女，這一切真是好到不能再好了。

「黃叔，要是沒什麼事，我想回房歇著了。」關子悅神色淡漠地道。

其實，她並不喜歡黃家人，要不是被他脅迫，她才不想住在這兒。

山崩之後，他來找她，一把掐住她的弱點，脅迫她要是不與他們同住，他就要跟村民說她分明是個妖人。

她本是不想理他的，可是在這種封閉的窮苦小鎮裡，思及謠言真有可能將自己逼死，她才逼不得已答應，畢竟她還想留著命找大哥，或者再度回去那個世界。

所幸黃天茂只是要她與他們同住在一起，並無古怪舉動，更不會限制她的行動，

她便勉為其難地住了下來。

眼前光是看黃天茂那神情，用腳趾想也知道他很想將黃麗跟那位馮二爺湊成一對，她沒意見，他隨意就好。

「子悅，要是有你派得上用場的地方，你也要幫著出點力，要是麗兒覓個好歸處，黃叔也不會虧待你。」黃天茂點到為止地提醒著。

「黃叔，旁人的姻緣我不會亂點，況且我很快就要離開平川鎮了，恐怕是幫不上忙了。」關子悅不著痕跡地了上一步。

黃天茂聞言，臉色愀變。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，難不成你跟那位馮爺——」

「他是我大哥。」

「……咦？」

「黃叔也知道我在找大哥，如今我大哥找上門來了，我當然要跟我大哥走，我想，黃叔應該不會為難我，對吧？」她不是不知道黃天茂利用她的預言在外頭招搖撞騙，甚至還聽聞他在外頭斂財，說什麼要是不捐獻就會有災難落下，真的是令她不齒到了極點。

既然大哥說要回京，她就順道跟他走，一來可以找尋爹娘，也許能解開她穿越兩回的謎底，二來可以脫離黃天茂可笑的控制。

至於大哥到底圖謀她什麼，她想，只要給她一點時間，她應該就會知道。

「你倆的姓不同。」

「黃叔，我們是義兄妹，只是我沒說清楚罷了。」感覺上馮玉是很想要個義妹子，只是她不願當義妹子而已。

待關子悅離開後，黃天茂的妻子楚氏從隔間裡走來，低聲問：「你真要讓那丫頭跟那位城東的馮爺離開嗎？」

「想得美，我剛到手的福星怎能拱手讓人。」

「可是不讓她走，城東那位馮爺在京城也是很有勢力，要是對付起咱們可怎麼好？話再說回來，那個皇商對她的興趣還比對麗兒多些，不讓她走，要是多惹出事端……」

「我跟你說，關子悅確確實實是個福星，我絕不會拱手讓人，大不了先暫時將她藏起，嫁禍給他人就好。」藏她個八天十天的，就不信他們會一直待在平川，待他們離開，他再押著她離開平川，換個地方，另闢戰場。